

第十一回 一首詩佔盡假風光

詞曰：

世事唯唯還否否，若問先生，姓字稱烏有。偷天換日出予手，誰敢笑予誇大口。豈獨尊前香美酒，滿面春風，都是花和柳。而今空燥一時皮，終須要出千秋醜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燕白頷與平如衡、袁隱、計成飲酒完，正起身回去。忽撞見張寅，同著一個朋友，高方巾、闊領大袖華服，走入亭來。彼此俱是相認的，因拱一拱手，張寅就開口說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小弟們纔來，諸兄為何倒要回去？」燕白頷答道：「春遊小飲，不能久於留客，故欲歸耳。」袁隱因指著那戴高方巾的朋友問張寅道：「此位尊兄高姓？」張寅答道：「此乃山左宋子成兄，乃當今詩人第一，為晏府尊貴客。今日招飲於此，故命小弟奉陪而來。」宋信就問四人姓名，也是張寅答道：「此位袁石交，此位計子謀，此位平子持，此位燕紫侯。紫侯兄就是所說華亭冠軍，王宗師極其稱讚之人。」宋信聽了便遲恭道：「原來就是燕兄，久仰，久仰。」遂上前作揖。燕白頷忙還禮道：「宋兄天下詩人，小弟失敬。」作完揖，宋信正要攀談敘話，忽聽得林下喝道聲響，知是晏知府來了，大家遂匆匆要別。宋信對著燕白頷剛說得一聲「改日還要竭誠奉拜」，燕白頷便拱拱手，同平如衡、袁隱、計成同下亭子去了，不題。

原來宋信在揚州被冷絳雪在陶進士、柳孝廉面前，出了他的醜，後面傳出來，人人嘲笑，故立身不牢。因想晏文物在松江做知府，舊有一脈，故走來尋他。晏知府果念為他受廷杖之苦，十分優待，故宋信依然又闊起來，自稱詩翁，到處結交。這日晏知府請在遷柳莊聽鶯，故同張寅先來，恰與燕白頷相遇。燕白頷與眾人纔下得亭子，晏知府的轎早到了。晏知府一眼看見，便問張寅道：「那少年象是燕生員。」張寅答道：「正是。」晏知府便對宋信說道：「這個燕生員乃是本郡燕都堂之子，叫做燕白頷。年雖小，大有才望。前日宗師考他個案首，聞得說還要特薦他哩。」宋信道：「生員從無特薦之例，宗師為何忽有此意？」晏知府道：「聞得是聖上見山黛有才，因思女子中尚然有才人，豈男人中反無佳士。故面諭各省宗師，加意搜求，如不得其人，便要重處。所以王宗師急於尋訪。前日得了燕白頷，十分大喜。又對本府說，一人不好獨薦，須再得一人，同薦方妙，再三託本府搜求。兄若不為前番之事，本府報名薦去，倒也是一樁美事。」

宋信恐怕張寅聽見前番之事，慌忙罩說道：「晚生乃山中之人，如孤雲野鶴，何天不可以高飛，乃欲又入樊籠耶！老先生既受宗師之託，何不就薦了張兄。況張兄又宗師之高籌，去燕兄祇一間耳。」晏知府聽了，連忙笑說道：「本府豈不知張兄高才當薦，但科甲自有正途，若以此相免，恐非令尊公老先生期望之意也。」宋信連連點頭道：「老先生愛惜張兄可謂至矣。」張寅道：「門生蒙公祖大人培植，感激不盡。」說罷，方纔上席飲酒。

飲了半晌，晏知府又問道：「方纔我看見與燕生員同走，還有一少年，可知是誰？」張寅答道：「那少年不是松江人，乃是平教官的侄兒，叫做平如衡。雖也薄薄有些才情，祇是性情驕傲，不堪作養。」晏知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就不再問了。大家直飲到傍晚方散。晏知府先上轎去了。

張寅與宋信攜手緩步而歸。一路上張寅說道：「小弟因遵家嚴之教，篤志時藝，故一切詩文不曾留意。近日燕白頷與平如衡略做得兩句歪詩，便往往欺侮小弟。今聞宋兄詩文高於天下，幾時設一酌，兄怎生做兩首好詩，壓倒他二人，便可吐小弟不平之氣。」宋信道：「若論時藝，小弟荒疏久了，不敢狂言。若說做詩，或可為仁兄效一臂之力。」張寅大喜道：「得兄相助，足感高誼。」二人走入城中方別了。

過了數日，宋信聞知燕白頷是個富貴之家，又是當今少年名士，思量結交於他。遂買了一柄金扇，要寫一首詩，做贄見禮送他。再三在自家詩稿上尋，並無一首拿掇得出。欲待不寫，卻又不象個詩人行徑。欲要信手寫一篇，又恐被他笑話。想了半日，忽然想起道：「有了，何不將山黛的《白燕》詩偷寫了，祇說是自家做的，燥一燥皮，有何不可！」主意定了，遂展開扇子，寫在上面。又寫了個名帖，叫人拿著一徑來拜燕白頷。到了門上，將名帖投入。一個家人回道：「相公出門了。」宋信問道：「哪裏去了？」家人回道：「王宗師老爺請去了。」宋信又問道：「今日不是考期，請去做甚麼？」家人道：「聽說是要做詩，不知是也不是。」宋信道：「既是不在家，拜上吧。」就將名帖並扇子，交付家人收下，去了。

原來燕白頷自與平如衡會過，便彼此談論，依依不捨。遂移了平如衡在燕白頷書房中住下，以便朝夕盤桓。這日燕白頷雖被宗師請去，平如衡卻在書房中看書。家人接了名帖並扇子遂送到書房去，平如衡看見問道：「誰人的？」家人道：「是一位宋相公來拜送的。」平如衡遂接過去一看，看見名帖是宋信，心下暗道：「想必就是前日遷柳莊遇見的那位了。」再將扇子上詩一看，見題是詠白燕，因想道：「燕詩自有了時大本與袁凱二作，後來眾無人敢繼，怎麼他也想續貂，不知胡說些甚麼。」因細細讀去，纔讀得頭兩句，便蕭然改容。再讀到首聯：「鴉借色」、「雪添肥」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此警句也！」再細細讀完，因拍案歎道：「怎便說天下無才，似此一詩，風流刻畫，又在時、袁之上。我不料宋信那等一個人品，有此美才。」

因拿在手中，吟詠不絕，祇吟到午後，燕白頷方回到書房來，對平如衡說道：「今日宗師請我去，要我做《燕臺八景》詩，又要做祝山相公的壽文。見我一揮而就，不勝之喜，破格優待。又要特疏薦我為天下才子第一。又不知誰將吾兄才名吹到宗師耳朵裏，今日再三問小弟可曾會兄，其才果是如何。小弟對道：『最是相知，其才十倍於己。』宗師聽了大喜之極，還要請兄一會，要將兄忝與小弟同薦。薦與不薦，雖無甚榮辱，然亦一知己也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宗師特薦天下才子，雖亦一時榮遇。然有其實而當其名則榮，若無其實而徒處其名，其辱莫大焉。此舉，吾兄高才，當之固宜，小弟實是不敢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吾兄忝在相知，故底裏言之。兄乃作此套言，豈相知之意哉！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實實不是套言。天下才子甚多，特吾輩不及見耳。今若虛冒其名，而被召進京，京師都會，人才聚集，那時彼一才子，此一才子，豈不羞死！」燕白頷笑道：「吾兄平素眼空四海，今日為何這等謙讓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不是謙讓，爭奈一時便有許多才子，故不敢復作舊時狂態。」燕白頷道：「一時便有許多，且請問兄見了幾個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從離洛陽，自負天下才子無兩。不意到了山東汶上縣，便遇了一個小才女，便令小弟瞠然自失。到了松江，又遇見了吾兄，又令小弟拜於下風。不意今日又遇見一個才子，讀其詩百遍，其令人口舌俱香。小弟若再靦顏號稱才子，豈非無恥！」燕白頷道：「兄言

遠無征，姑且無論。小弟不足比數，亦當置之。且請問今日又遇何人？」

平如衡遂將扇子遞與燕白領看道：「此不又是一才子乎！」燕白領展開讀了一遍，不覺驚訝道：「大奇，大奇。前日遇見那個宋信，難道會做這樣好詩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」平如衡道：「他明明寫著『詠白燕小作，書以紫侯詞兄郢政』，怎說不是他做的？」燕白領道：「若果係他的筆，清新俊逸，真又一才子也。但細觀其詩，再細想其人，實是大相懸絕。」平如衡道：「他既來拜兄，兄須答拜，相見時細加盤駁，便可知其真偽矣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這也有理。明日就同兄一往何如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就同去也不妨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燕白領便叫取酒，二人對飲，細細將《白燕》詩賞玩，俱喫得大醉，方歇。

到了次日，燕白領果然寫了名帖，拉平如衡同去回拜。尋到寓處，適值宋信不在，祇得投了一個名帖，便回。二人甚是躊躇，以為不巧。不期回到門前，忽見一個家人，手中捧了一個拜盒，在那裏等候。看見燕白領與平如衡回來，便迎著說道：「家相公拜上二位相公，明日薄酌，奉屈一敘。」就揭開拜盒，將兩個請帖送上。燕白領接了一看，見是張寅的名字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他為甚請我？」因問道：「明日還有何客？」家人答道：「並無雜客，祇有山東宋相公與二位相公。」燕白領又問道：「山東宋相公，可就是與府裏晏老爺相好的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正是他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即是他，可拜上相公，說我明日同平相公來領盛情。」家人應諾去了。

燕白領因與平如衡商量道：「兄可知老張請你我之意麼？」平如衡道：「無非是廣結交，以博名高耳。」燕白領道：「非也。老張一向見你我名重，十分妒忌。今因宋信有些才情，欲借他之力，以強壓你我二人耳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無謂，如宋信果有才，你我北面事之，亦所甘心。怎遮得張寅一字不通之醜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正是這等說。況宋信《白燕》詩，小弟尚有幾分疑心，明日且同兄去一會便知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若論前日小弟驕傲了他，本不該去，既要會宋信，祇得同去走遭。」兩人算計定了。

到了次日過午，張家人來邀酒，燕白領同平如衡欣然而往。到門，張寅迎入。此時，宋信已先在廳上。四人相見，禮畢分坐。宋信是山東人，又是年長，坐了首位。平如衡年雖幼，是河南人，坐了二位。燕白領第三位。張寅主人，下陪。坐定，先是宋信與燕白領各道相拜不遇之情。燕白領又謝金扇之惠，又盛稱《白燕》詩之妙。平如衡亦讚《白燕》詩。宋信見二人交口稱讚，便忘記是竅他人之物，竟認做自己的一般，眉宇揚揚說道：「拙作頗為眾賞，不意二兄亦有同心。」燕白領道：「不知子都之佼者，是無目者也。天下共賞，方足稱天下之才。」大家閑敘了一回，張寅就請入席飲酒。

飲到半酣，談起做詩。燕白領有意盤駁他，忽問道：「宋兄遨遊天下，當今才子還數何人？」宋信道：「當今詩人，莫不共推正、李。然以小弟論之，亦以一時顯貴得名耳。若求清新俊逸之真才，往往散見於天下。如今日三兄高雅，豈非天下才子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小弟輩原不敢多讓，今遇宋兄，不覺瞠乎後矣。」說罷，彼此大笑。

張寅道：「三兄俱當今才子，不必互相謙讓，且再請數杯，必須求領大教，方不虛今日。」燕、平二人道：「少不得要拋磚引玉。」宋信正說得高興，又喫得高興，忽聽得要做詩，心下著忙，便說道：「既蒙三兄見愛，領教正自有日，何必在此一時。」

事有湊巧，正說不完，忽見一個家人，抱著一個四五歲的小學生從外人來。眾問何人？張寅答道：「是小犬。」宋信道：「好個清秀學生。」忙叫抱到面前玩耍。忽見他手中拿著一把扇子，上面畫著一株梧桐樹，飄下一葉。落款是「新秋梧桐一葉落圖。」宋信看見，觸想起山黛做的《梧桐一葉落》的詩，便弄乖說道：「三兄要小弟即席做詩，雖亦文人美事，但小弟才遲，又不喜為人縛束。今見令郎扇上圖畫甚佳，不覺情動，待小弟妄題一首請教何如？」張寅聽了連聲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」遂叫左右取出筆硯送上。宋信拈筆欣然一揮而就。燕、平二人見他落筆每捷，已先驚訝。及接到手一看，見詞意蘊藉，更加歎賞。再讀到結句「正如衰盛際，先有一人愁。」不覺彼此相視，向宋信稱讚道：「宋兄高才如此，小弟輩甘拜下風矣。」宋信聽了，喜得抓耳撓腮，滿心奇癢，祇是哈哈大笑。

張寅見宋信一詩壓倒燕、平不勝歡喜。因將扇子付與兒子去了，就篩了一大犀杯酒送與宋信道：「宋兄有此佳作，可滿飲此杯，聊為慶圓。」宋信道：「信筆請教，有何佳處！」張寅笑道：「小弟不是詩人，也不知詩中趣味，但平兄自負詩人，眼空一世，今日這等稱讚，定有妙處了。」

平如衡是個直人，先見了《白燕》詩，已有八九分憐愛。今又見當面題詠，便信以為真，真心服輸，一味讚羨，哪裏還顧張寅諛謔。燕白領又再三交譽，弄得個宋信身子都沒處安放。大家歡歡喜喜，直喫到傍晚方散。張寅就留宋信在書房中宿了。張寅以為出了他的氣，滿心快暢，不題。

卻說燕白領同平如衡返回家裏，因相與歎息道：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我看老宋那個人物，萬萬不道他有此美才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昨日《白燕》詩，兄尚有疑，今日《梧桐一葉落》詩，當面揮毫，更有何疑，豈非天下才子原多，特吾輩不及盡見耳！」燕白領道：「人才難忽如此，今後遇賣菜佣人，亦當物色之。」兩人又談了半晌，方各歇息。

到了次早，平如衡睡尚未起，忽見叔子平教官差齋夫來，立等請去說話。平如衡不如為何，祇得與燕白領說知，別了來見。叔子平教官接著就說道：「昨日晏府尊將兩個名帖來請我與你去一會，不知為何，我故著人來接你商量，還是去好不去好？」平如衡道：「若論侄兒是河南人，他管我不著，可以不去。但尊叔在此為官，不去恐他見怪。」平教官道：「我也是這等想，還是同去走走，看他有甚話說。」就留侄兒喫了飯。祇見昨日送帖兒的差人又來催促，平教官祇得同了侄兒坐轎到府前。差人稟知晏府尊，便叫先請迎賓館中坐下。隨即自家落館，以賓主禮相見，遜坐待茶。

茶罷，晏知府便先開口說道：「今日請二位到此，別無話說，祇因王宗師大人奉聖旨要格外搜求奇才。前日於考試中自取了燕生員，不便獨薦，意欲再求一人，以為正副。在三學中細細搜羅，並無當意之人，屢屢託本府格外搜求。本府不敢不遵，因再三訪問，方知令侄子持兄是個奇才。又因隔省不屬本府所轄，不便唐突，故轉煩賢契招致。今蒙降重，得睹豐姿，果係青年英俊，其為奇才不問而可知矣。」平教官道：「舍侄末學小子，過蒙公祖大人作養，感激不盡。但以草茅寒賤，達之天子之庭，實非小事，還求公祖大人慎重。」晏知府道：「本府亦非妄舉，就是平兄與燕生員選柳莊聽鶯所聯佳句，本府俱已覽過，故作此想，不必過謙。」

平如衡因說道：「生員雖異鄉葑菲，今隨家叔隸於幘幘之下，即係門牆桃李。蒙公祖大人培植，安敢自外。但生員薄有才名，不過稍勝駑駘，實非絕塵而奔之駿足也。」晏知府笑道：「平兄不必過遜。當今才人豈尚有過於二兄者哉！」平如衡道：「不必遠求，即公祖太宗師之貴相知，宋子成便勝於生員輩多矣。」晏知府聽了大笑道：「宋子成與本府至交，本府豈不知之。平兄不要為虛名所惑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生員倒未必惑於虛名，祇恐公祖太宗師轉捨近而求遠。公祖太宗師既見生員輩的《聽鶯》詩，則宋子成的《白燕》詩未有不見之理。」晏知府笑道：「宋子成有甚《白燕》詩！」平如衡道：「怎說沒有，待生員誦與公祖太宗師聽。」因高唱兩

句道：「『淡去羞從雅借色，瘦來止許雪添肥』。此豈非宋子成《白燕》詩嗎，難道公祖太宗師竟不曾見！」晏知府聽了笑道：「此乃山小姐所作，與宋子成甚相干！」平如衡大驚道：「莫非偶然相同，待生員再誦後聯與公祖太宗師聽。」因又高吟二句道：「飛來夜黑還留影，銜盡春紅不浣衣。」晏知府聽了一發大笑道：「正是山小姐所作。結尾二句待本府念了吧，『多少朱門誇富貴，終能容我潔身歸』，是也不是？」

平如衡聽了，默了半晌，心下暗想道：「原來是抄別人的。祇是《梧桐一葉落》詩當面做的，難道也是抄襲不成。」因又說道：「宋子成昨日新作《梧桐樹一葉落》詩，十分警拔，待生員再誦與公祖太宗師聽。」晏知府想一想道：「《梧桐一葉落》詩莫非末句是『正如衰盛際，先有一人愁』麼？」平如衡見晏府尊念出，連連點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」晏知府道：「這一發是山小姐所作了。」平如衡忙打恭道：「請問公祖太宗師，這山小姐卻是何人？」

晏知府正打帳說出山小姐是何人，忽許多衙役慌慌張張跑來報道：「按院老爺私行入境，兩縣並刑廳四爺，俱飛馬去迎接了。老爺亦須速去候見。」晏知府聽了，便立起身辭說道：「按君入境，不得奉陪。二位且請回，改日再請相會。」說罷，竟匆匆去了。平教官與平如衡祇等晏府尊去後，方纔上轎回來。平教官竟回學堂不題。

平如衡依舊到燕白領家來，尋見燕白領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你道此事奇也不奇。」燕白領聽了道：「《白燕》詩小弟原說他有抄襲之弊，但不料《梧桐一葉落》詩也是抄襲，怎偏生這等湊巧，真是奇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但不知山小姐是何人？怎生樣做《白燕》詩與《梧桐一葉落》詩，都被他竊了。祇可惜方纔匆匆，未曾問個明白。」燕白領道：「既有了山小姐之名，就容易訪問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縱有其人，而知其名，也不知其中委曲。還須要問晏公，方纔得其詳細。」燕白領道：「問晏公不若原問老宋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怎生樣問他？」燕白領道：「這不難，老張既請了你我，也須復他一席。待明日請他來，你我在席上慢慢敲打他，再以山小姐之名勾挑他，他自己心虛，自然要露出馬腳來。」平如衡大笑道：「這也有理。」二人算計定了。

到次日，便發帖去請。張寅與宋信接了帖子，以為他壓倒，此去來定要燥一場脾胃，便欣然答應。祇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雪消山見，洗不盡西江之羞；水落石出，流不盡當場之醜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